

深山裡的區委書記

沈世鳴 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到深山裏去

薛互明揹着一捲行李，滿頭大汗，氣喘吁吁地走進山裏。一路上高山一個接着一個，路越走越窄。站在這個高山頂上可以和另一個山頂上的人談話，但兩個人要想握握手，就得經過無數條彎彎曲曲的羊腸小道，走半天或一天。有的地方簡直連路的痕跡也沒有，山坡又陡又滑，要爬着走才行。

薛互明是在遼闊的山東省平原上成長大的，他剛一進入這個高寒貧窮的山區——貴州省大定縣十二區，感到很習慣，不由得常想起他的故鄉平原上的情景：閉上眼走也摔不倒的平坦大路，還有秋天裏望不盡邊的「青紗帳」（高粱地）……

但是很快，他就覺察到自己的不對，他想起了縣委書記在分配他擔任中共貴州大定縣十二區工作委員會代理書記時囑咐的話。縣委書記說：「十二



區是個高寒貧困的山區，黨信任你，才把這個艱巨而光榮的任務交給你。你是出現在十二區的第一個共產黨員，你的一言一動都關係着黨和全區人民的利益。」後來，這幾句話就成爲鼓舞他前進的動力。

在反惡霸鬥爭的時候，他訪問過許多農民，親眼看到了他們吃草根、穿樹皮、住岩洞、蓋草簾的極端貧困的生活。他又參加了無數次反惡霸鬥爭的訴苦會，聽到了他們無數的血淚的控訴。他和農民一起流淚，他覺得這不是陌生的人在控訴，這就像是自己的父親、母親、伯父、嬸子在控訴；這不只是他們的痛苦，也是自己的痛苦。人們的痛苦生活和血淚的控訴，在薛耳明的身上立刻凝結成了巨大的力量。他的工作更加緊張起來了。他日日夜夜想着，如何使黨的政策在這塊土地上生根開花，使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從窮苦的深淵裏掙脫出來。

究竟用什麼辦法呢？這的確把他難住了。論種莊稼，薛耳明是個能手。他是山東省一個雇農的兒子，父親死在逃荒的路上，母親在很長的時間內過

着沿門乞討的生活，他自己曾當過牧童、長工、佃農，抗日戰爭開始，參加了當地的民兵武裝。一九四六年成爲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多少年來，都是一面工作，一面種地，一直到他四十一歲那年——一九四九年隨軍進入西南，才脫離了農業生產。三十年來的親身勞動，使他對莊稼活兒樣樣在行。

可是這地方，一切生產條件都和平原上不同。就是一個區裏，也有許多差異：有的地方「數九天」無冰雪，有的地方春三月雪不溶。在山頂地區，終年籠罩着茫茫的大霧，四季不停地下着毛毛雨，土壤變成了爛泥巴，唯一出產的苞穀，稈子經常浸在泥水裏，不到玉米成熟時，就大多被大風吹倒了。一到秋雨連綿的時候，很多耕地和房屋都被雨水淹沒和沖垮。有的人只得重新安家，另找耕地。山脚下的地區，却完全是另外一種相反的情況。當山頭上正在和水害作鬥爭的時候，山脚下却在防旱抗旱。因爲這裏山勢特別陡峻，山頭上雖然流下來的水很多，但是無法利用灌溉田地。所以人們把碗口大的水流都當成寶貝。一盆水全家要用來洗臉、洗脚、洗衣服，最後還留着它來

餵豬。莊稼遭了天旱，只得眼看着它活活地枯萎下去。半山腰裏雖有一塊二三十里長的小平壩，却是片「不毛之地」，在四五千畝的土地上長滿了荒草，連一棵莊稼也沒有。

「我會的莊稼活兒，在這裏一點也用不上；這裏用得上的，我一點也不會。」薛巨明反覆想來想去，感到沒有辦法。後來，他想起了毛主席說的一句話，覺得渾身來了力量，眼前的路也開闊了。這句話就是：「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

修成了兩條水渠

薛巨明在十二區領導生產中，碰到最困難的就是缺水的問題。那些日子，他一到山脚下的長石鄉一帶，就聽到這首沉痛的歌聲：

「長石是個屯，

渴死無人問，

想吃一頓米，

除非生大病。」

水，已成為這一帶人民生活中的無價之寶了。焦乾的土地等待着它來灌溉，污濁的衣物等待着它來洗濯……多少人伸出手在向他要辦法：「薛書記，你光是說要多耕耙啊，多施肥啊，可沒有水，再精耕細作吧，莊稼還不是要乾死。」我那條積了一寸厚油垢的板凳也該洗個澡了。」我那件衣服也髒得太不像樣了——可吃的水還沒有呢。」

「的確是個大問題呀，千多戶人家，幾千畝土地，就只有這幾個小水坑坑怎麼能够用。」薛巨明這樣想，他把情況彙報到縣委會。

縣委書記呂棟同志對他說：「既然農民迫切需要的是水，興修水利就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這是黨在十二區領導農業生產的第一件大事，如果做得好，就是黨的勝利，如果做不好，就是黨的損失，這就要看你怎麼樣領導了。」

薛巨明從縣委會出來，一路上反覆地思量：「是啊！十二區現在是黨在領導了，還能再讓羣衆受乾旱的痛苦嗎！增產的重要一環是興修水利，必須這樣做。」他急急忙忙回到區裏，馬上就在幹部會上展開討論。

十二區裏的幹部除了薛巨明以外，絕大多數都是土生土長的本地幹部，很多人都親受過乾旱的痛苦，一提修水利，幹部都很興奮，還有人提出格拉山上的一條水源的情況。

會後，薛巨明就帶領着一夥幹部和農民積極分子去勘察。格拉山是個荒無人烟的高山，俗話說：「格拉山是個屯，有銀子無人問，想去伸手拿，又怕送了命。」那裏，遍地是荊棘野草，林木參天，虎豹毒蛇出沒無常，許多地方沒有路，腳底下是光滑的石頭，旁邊是數十丈深的懸崖。他們在這些地方艱難地爬行，衣服上扯的一道縫一道縫，手脚上劃了許多血印，遇到下雨天，常常滾得像個泥人兒。經過了許多次的勘察，終於在格拉山下找到了一條名叫黑洞的水源。

縣裏派來了水利隊，銀行發下了貸款，區裏成立了水利委員會，只等秋收一結束，便馬上開工。

一天，區委會的院子裏忽然湧進了一夥吵吵嚷嚷的人羣，連聲喊着：「不能修！」「不能修！」有個白鬍子老頭兒從人羣中死勁地擠到薛巨明的跟前，氣勢兇兇地指着他的鼻子說：「你這是要活活害我們全鄉家破人亡不是，嗯？」接着又有人提出：「他要敢接受這三條就修吧：第一，興修當中，如果死了人政府要負責；第二，修不出水來，經費要由政府負擔；第三，挖毀的土地政府要賠償。」也有人說：「修水利倒是件好事，就怕花了錢修不出來，可就苦了我們農民啦。」

在這個緊張關頭，薛巨明想：「真的都反對修嗎？就此終止嗎？」「不！」他想起前幾天看到的謝順臣等一夥人，那股歡喜勁，一聽說要修水利，又買鐵鍬，又編撮箕，恨不得馬上就把水立刻打出來。就說現在來的這些人吧，也並不是都反對修呀，有的是想修又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半信半疑。真正反

對修的還是少數，而且這不能怪羣衆，這要怪我們的工作不深入。

他把帽子戴端正了，提高了聲音很耐心地對大家說：「老鄉們，大家想一想，自從剿匪、反惡霸、土地改革……凡是共產黨在這裏領導的工作，有哪一件不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呢？就說興修這條水渠吧，還不是爲了大家增產，大家有好日子過。當然啦，你們有些人不同意



修，咱暫時就不修，什麼時候你們都同意了，什麼時候再動工。」他說完了，人們再沒有話可說了。

後來，區委會召集積極分子一同研究，對有些羣衆不同意修的原因，更加清楚了。原來這條水渠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就曾多次醞釀過要修，直到最後一次，長石和石坪鄉的農民錢也出了，工也派齊了，地主陳繼昌却把錢往腰包裏一裝，來到工地上大聲吆喝：「回去！回去！『陰陽先生』早就說過，這是條『龍脈』，要是挖斷『龍脈』傷害了『風水』，長石全鄉都要家破人亡。」他說完了，看見大家都站着一個也不動，更加兇眉惡眼地說：「好！敢不聽我的話。來！誰不趕快滾回去就給他個厲害。」當時，孟啓蓮的父親等反抗了幾句：「什麼龍脈虎脈，修水利要緊。」馬上就被捆起來。在旁邊的農民都含着淚默默地走了。從此以後，就再沒有人敢提起修黑洞的事了。現在共產黨要領導羣衆修，一部分人仍然不同意，有的不相信能够修成，還有的怕壞了「風水」，「家破人亡」。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必須積極支持先進的，爭取中間的，耐心教育落後的，使興修水利成爲每一個農民的自覺行動。」區委會作出了決議，並且集中全區優秀的幹部堅決貫徹這一決議。

他們和農民一起訴說乾旱的痛苦，回憶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壓榨和愚弄。

提起陳繼昌利用封建迷信破壞修水利，侵吞農民血汗錢的事，個個咬牙切齒，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場控訴。那個原來對修水利挺反對的白鬍子老頭兒，氣得吹鬍子瞪眼說：「好個狼心狗肺的地主，騙了我們的錢不算，還說什麼『龍脈』『虎脈』，把我給迷了竅啦。要不是工作同志這一陣教育，我險些兒成了這件事的絆腳石。」楊柳村滕永勝母子想起兩年來秧苗都旱死了，哭得眼皮紅腫，說：「快修吧！再不能遲了。有共產黨領導，天大的事也能做成。」

千百戶人民結成一條心，從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正式動工，到第二年三月就完工了。當春天到來的時候，石坪和長石鄉家家在開新田，到處洋溢著嘻笑和歌聲：

「長石星調坪，

修出水來亮，

共產黨來領導，

大米吃不贏。」

可是不久，人們臉上就又掛上了愁容。黑洞的水修出來以後，吃水、洗衣是不困難了，但是因為水太小，不能大量灌溉土地，接連兩個半月又沒有下透雨，土地又裂了縫，莊稼低低地垂着頭。

這時，薛巨明正在縣裏開會，區裏打來電話，告訴他山腳下發生了旱象。會開完時，已經夜晚十二點鐘了。他連夜趕了一百三十五里，第二天早上回到區裏時，時針已指向十點，他飯也沒有吃，就又跑出去找水源。

在距離區委會十多里地的石坪鄉山上，有一座形狀像鍋圈的露天岩洞。

這時，洞口正圍着許多幹部和羣衆。自從旱象發生以來，人們來這裏已不止三次五次了，每當聽到裏面有嘩嘩的流水聲，多少人的心都在跳動，他們多麼想把這些水引出來，流到乾旱的田裏啊。但是因為從沒有人下去過，究竟

有沒有水，能不能把它引出來，誰也不知道，每次都只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乾著急，沒有人敢下去。

這次，正好薛巨明來了。「好了，好了，只要他來就有辦法。」人們立刻活躍起來，熱情地向他圍攏。

薛巨明朝着洞裏看了看：周圍都是奇形怪狀的岩石和刺人的荊棘。再往裏看就是漆黑的一片，什麼也看不到，而且傳說有人曾經聽到裏面有大蟒和老虎在叫。

「能不能下去看看呢？」他猶豫起來了：「不行，又陡又高，毫無着足的地方，就是下去也難得上來。」

人們的情緒馬上又冷落下來：「唉！共產黨也沒得辦法。」

這時，薛巨明的思想鬥爭很激烈：「千百戶人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可不能在困難面前逃脫啊。你在入黨時不是在毛主席的像前宣過誓嗎：

『……爲了黨和人民的利益，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現在正是黨考驗一



個黨員能不能忠實於他的誓言的時候了。」

他終於下了決心，伸手向衆人說：「拿繩子來吧，把我吊下去。」

「要不得，你這麼大年紀了，萬一有個……」從人羣中鑽出兩個青年把他攔住，這是區幹部李盛明，共產黨員李義祥。

接着，多少好心的農民也來勸他，說這是無底洞，不能下去。

人們對他的關心和愛戴，更增加了薛巨明的勇氣。他說：「不要緊，只要對人民有利，就是再艱險，也得下去看看，就是有一滴水，也要把它利用起來。」

「好，那我們也跟你一道下去。」兩個青年也被他感動了。

下洞開始了。三個人的腰間各拴了一根酒杯粗的繩子，幾十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在上面拉着，一節一節地往下放。他們的臉上淌着豆大的汗珠，衣服撕成了襟襟片片，手上刺滿了鮮紅的血痕，身子不住地在空中打轉轉。這時候，周圍靜悄悄的，唯一聽到的，只是他們的身子在碰到樹枝和荊棘時，

發出的「刷」「刷」的響聲。站在洞口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拉長了臉，心撲通撲通地跳着，一眼不睜地望着洞裏，每個人都在默默地祝福，願他們平安。足足下了一百多丈，才在石頭上落了地。這時，三個人都已頭昏眼花，四肢麻木，無力前進了。

「就這樣回去嗎？不能，事情還沒有水落石出呢。」薛巨明稍微定了定神，又同兩個同志繼續向裏面前進，他們攀着壁上的岩刺，互相扶持着在漆黑的最底層爬行。當爬到洞的盡頭時，在手電筒的照耀下，發現了一塊傾斜地，一股急流從裏面湧出來，落到了前面娃娃洞底下的陰河裏。

「看到大水了！」他們三人異口同聲地說，在一片歡呼聲中，人們用繩子把他們平安地吊回到洞上。

幾次勘察的結果，證明水力很大。但要想把水引出去，却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鍋圈洞處在羣山環抱中，周圍都是堅厚的石壁，毫無出口的地方，只有在距離水源四十丈遠的前面有一個娃娃洞，可以利用。